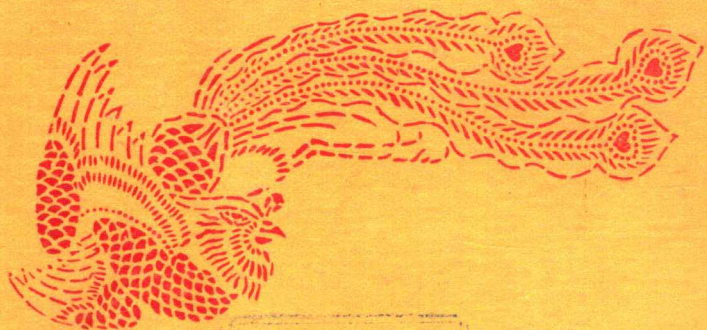




★書是我們的
我們是書的朋友

夏 衍

考 驗

出版說明

这个剧本通过新华电机制造厂的正副厂长之間的矛盾冲突，有力地批判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内一部分干部身上滋长起来的骄傲情绪。副厂长楊仲安“对党忠心，对生活严肃”，他在解放初期即参加了工厂的接管工作，在以后三年中对工作曾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后来他却逐渐骄傲自满起来，把自己摆在党委的集体领导之上，主观专断，喜欢阿諛逢迎，对敢于进行批评斗争的干部却加以排斥；在工作方法上他事无巨细，一手独揽，只会发号施令，不走群众路线，因而使生产每月不能完成计划，车间里事故不断发生，全厂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厂长丁緯虽然到职不久，但由于他能深入群众、依靠群众，并坚持党委的集体领导，向楊仲安的錯誤进行严肃的、同志式的斗争，终于使工厂恢复了正常秩序，产量也日益增长。

《考驗》發表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之后，在配合当时对党內一部分干部的骄傲自满情绪的批判中曾起了积极的作用。剧本的主要人物楊仲安是一个刻画得比較鮮明的形象，他的錯誤的性質及其發生、發展的原因，分析也很清楚，很真实。作者在叙述和批判他的錯誤的时候，並沒有把他描繪成一个完全不可救藥的蜕化墮落分子，虽然作者並沒有把他最后的转变写

出来，但是每个讀者对这一点都是深信不疑的。

本書原由我社于1955年4月出版，現据原版重排印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

1958年9月

……特別是由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讚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公报

人 物

丁 緯——新华电机制造厂厂长。
郑裕青——丁緯的妻子。
丁 淞——丁緯的女兒。
楊仲安——新华电机制造厂副厂长。
薛为德——車間主任。
徐达民——車間副主任。
錢沛之——总工程师。
俞嘉华——女秘书。
王 蕙——楊仲安的妻子。
方 克——工厂党委会書記。
馬小宝——生产小組长。
何复清——車間副主任。
朱 帆——職員。
公務員。

时 間

一九五三年。

地 点

某一个工业城市。

第一幕

一九五三年，早春三月，一个星期日的傍晚。

丁緯的宿舍。兩間一組的公寓式房子。舞台是作為會客室兼書房的一
大間，正中後面，是一排窗子，窗前面是寫字台。一張舊式沙發，右邊是書架、
茶几等簡單的陳設。左邊靠牆是一張小書桌，這是丁緯的女兒丁淞讀書溫課
的地方。前方是小圓桌、椅子等等。

幕啟時舞台虛空，夕陽透過窗帷，斜射在書桌上。

丁淞的清脆的歌聲、腳步聲。

火車在飛奔，
車輪在歌唱，
裝載着木材和食糧，
運來了地下的礦藏，

她拿着一束盛開的桃花進來，繼續唱：

多裝快跑，快跑多裝，
把原料送到工廠，
把機器帶給農莊。

把桃花插在花瓶里，丁緯跟着進來，把夾在臂上的上衣放在椅背上。

丁淞十五歲，白襯衫上罩着一件淡綠色毛線衣，藏青色的裙子，兩條短辮
子，健康爽朗。

丁緯四十开外，中等身材，濃眉大眼，新理过髮，但是兩頰的鬚根已現青色。

丁淞歌聲：

煙囪象森林，
鋼水在沸騰，
新記錄不斷地出現，
找鑄門要開動腦筋。

丁 緯 （坐下來，抽了一支烟，打斷她）媽媽呢？怎么一轉眼就不見了。

丁 淞 陪小弟回托兒所去了。（從帶回來的小網袋中，取出用玻璃瓶子裝着的昆蟲，和蒐集了的植物標本。）

年輕的公務員推門進來，拿來一張字條，丁淞就近接過來。

公務員 剛才李部長來過，留下一個條子。（下。）

丁淞搶着把一個摺成L字的紙條接過來，打開。

丁 淞 我念給你聽，這又不是密件。（推他坐下，靠在旁邊念）“丁緯同志：順道來看你，你們全家都去逛公園了。禮拜天，難得的好天氣。我來是為了告訴你一件事，你的請求，批准了，同意你去搞工廠。市委的正式通知已經發出。要是干訓班結束得快，希望你下禮拜內就來報到。”

丁緯搶過來看，顯有興奮之色。

丁 緯 （自語似地）搞工廠。

丁 淞 你搞工廠？

丁 緯 （望着她，想了一下）笑什麼？笑我搞不來？

丁淞回到自己的桌子面前，去整理她的標本去了。

丁 緯 （自語）好快，批准啦。

丁 淞 （對父親抱怨似的）我叫你用網套，你偏要用手，瞧，這麼大

的一个花蝴蝶，都让你把翅膀給弄碎了。

丁 緯 你用網子套，跑得滿头大汗，一个也捉不到，我用手，一下就捉到了。（望着她）一样的蝴蝶，要这么多干嗎？

丁 淞 一样？才不一样呐。这是粉蝶，后面的翅膀是圓的，这个的后翅膀有两条拖脚，叫凤蝶。（撒嬌似地反問）一样？

丁 緯 哦，还有这么些道理？

丁 淞 道理多得很呐。

丁緯見她一心不乱地整理标本，回身坐到自己写字台前面，取出一本书来看。

一分鐘。丁淞大約覺得餓了，跑到后面去，取了一叠餅乾出来，遞几块給她爸爸。

丁 緯 才捉过虫子的手，不卫生。

丁淞憨笑，用小手巾揩手。

丁 緯 淞淞。

丁 淞 唔。

丁 緯 把你的代数練習本兒，給我看一看。

丁 淞 （笑）哈，习題做不出，对嗎？

丁 緯 誰說，十二个习題，昨晚上全做了。

丁 淞 那，要我的練習本兒干什么？

丁 緯 对一下嘛。

丁 淞 騙我，二次方程式，頂容易，只要把求出来的 X 数目字代进去，对就对，不对就不对。（頑皮地）我知道，X 求不出来，对嗎？好，你再試試，晚上教你。

丁 緯 （苦笑）你真坏。

丁 淞 （想起了似的）爸，你学数学干嗎呀，媽在笑你，她說，“八十岁学吹打，老来忙。”

丁 緯 这,你就知道了,数学,是学任何一門科学的钥匙。你也得好好的学,不管你自己想当一个生物学家也好,或者你媽媽想你当一个歌唱家也好,数学是一切科学技术的頂重要的助手,它帮你整理知識、整理思想。懂嗎? 小时候不打好基础……

丁 淞 可是,(撒嬌地噘起了嘴)我学不好,这次考試……

丁 緯 (逗她)不及格,是不是?

丁 淞 誰說,我,四分。

丁 緯 下次得拿五分,用功一点。

丁 淞 好。要是……

楼下有人高声談話。

丁 緯 媽回来了。

丁 淞 跟誰在講話?(開門出去。)

郑裕青陪着楊仲安上来。郑裕青,三十开外,中等身材,有点胖。穿灰色干部服。楊仲安四十不到,胆汁質型,正在开始发胖,容易激动,习惯于用高嗓子講話。

郑裕青 (推門进来)老丁,你猜是誰来了?

丁 緯 (完全出乎意外,眼睛一亮,迎上去,紧紧地握手)啊,老楊!

楊仲安 (热情地两手抓住丁緯的肩膀,看了又看) 你簡直沒有变,可是……

丁 緯 你胖了。

楊仲安 一百四十五磅,正好。你一点也沒有变,老样子,可是,裕青同志,你发福了。(对丁緯)剛才在門口碰上,要不是她先招呼我,我就不敢……

郑裕青 老了,这么多年……

丁 緯 別說她胖。最近看了几次話剧,她还打算归队,去演戏

咧。

郑裕青 听他瞎說，(对丁淞)叫楊伯伯，怎么，不認識了？

楊仲安 淞淞？(撫着她的头)啊，日子真快，已經是大姑娘了，記不記得？我抱过你……哈哈……

丁淞有点怕羞，一时記不起来。

楊仲安 (脫熟地拉一把椅子坐下)你們一直在这兒？

丁 緯 不，南下的时候到过一下，待了一个月，后来在革大工作，整整两年半。去年才調过来，还是搞教育，在干部訓練班。

楊仲安 真是“隔行如隔山”，同在一个地方，一直沒有見面。

丁 緯 你，南下之后就在……

楊仲安 对，接管之后在厂里当軍代表，后来是副厂长。

丁 緯 (高兴)怎么，你也在搞工厂。

楊仲安 不象嗎？

丁 緯 象，象得很，(流露)老朋友又在一块了，真好。

郑裕青 你們談談，我去泡茶。(下。)

楊仲安 知道你在这兒，昨天就想来，湊巧今天是礼拜。老丁，你哪一天到差？

丁 緯 什么？

楊仲安 你不知道？装傻。

丁 緯 不，不，你說的是……

楊仲安 任命已經下了，你来当咱們厂的厂长，咱們又在一起。

(由衷地高兴)你来了，我就放心了。

丁 緯 什么，这是真話？

郑裕青上，斟了茶。

楊仲安 我不象你，不爱开玩笑。(向郑裕青)他，爱开玩笑的脾气，

还没有改？

郑裕青 老了，脾气难改啦。（笑）三反的时候，还有人提了他的意见，说在干部学校工作，态度不庄重、不严肃。在家里，跟小孩也开玩笑，装怪样子。（边说边下。）

杨仲安 这不坏啊，革命的乐天派。

丁 緯 老杨，言归正传，你说的厂……

杨仲安 新华电机制造厂，造发电机、马达、变压器……

丁 緯 哦，生产情况怎么样？

杨仲安 你放心，有我。上个月就听说市委要派一个厂长来，心里嘀咕了好久。你知道我这个人的脾气，怕不了解，合不来。昨天接到通知，原来是你！哈，好极了，老战友，老同志，再好没有，厂里的事，你放心，我摸了三年，差不离了，已经有了底儿。

丁 緯 跟你在一起，当然再好没有，可是，我什么也不知道，没有精神准备，你说说，让我知道一点……

杨仲安 急什么，过一两天，我把详细情形向你报告，再叫各部门负责人来向你汇报。

丁 緯 不，现在就随便谈谈，你知道我的急性子。

杨仲安 对，不弄清楚，晚上睡不着，是不是？从哪儿谈起呐。

丁 緯 （从桌上找出刚才李部长留下的字条给他看）你瞧，就在你来的前五分钟，我才知道这个决定。正式通知还没有收到，也许送到学校去了，李部长的条子上只有三个字，搞工厂。（停一下）搞工厂，连什么厂也不知道，你说的那个厂，规模多大？

杨仲安 说大嘛，当然比不上五年计划的新建厂，说小嘛，可也有一千多工人，不过，这是一个重点厂，市委直接在抓。

丁 緯 生产情况……

楊仲安 現在可好啦。接管下來的是一个爛廠，一塌糊塗，好容易，搞了几次大運動，三反、民主改革、生產改革，這才變了樣。老丁，你看看，這三年，我的頭髮白了多少？

丁 緯 真不易！老楊，你從哪兒學會了這一套！（親熱地在楊仲安肩上重重地一拍。）

楊仲安 （得意地笑）承老同志誇几句，白了頭髮，也甘心了。你知道，人家可不這樣看，現在辦事不容易，上面要檢查，下面有意見，好了還要好，完成了生產任務，還要要求什麼按節奏生產。工廠，可不比部隊，凡事都得民主，凭良心，我這個人，不算不民主吧，可是這次黨代表會議，意見就提了一大堆。老丁，你下去，得有個精神準備。（縱聲大笑起來。）

丁 緯 批評，提意見，這哪兒都一样，應該有……

鄭裕青端了一盤餅乾出來，又斟了茶。

鄭裕青 什麼東西也沒有，吃一點吧。仲安同志，小王怎麼樣，身體好嗎？

楊仲安 小王？噢，現在可不是小王了，老了，五個孩子的媽媽……

丁 緯 五個孩子？

楊仲安 三男兩女，到這兒三年，添了四個。

鄭裕青 三年添了四個？

楊仲安 五二年正月一個，老四，男的；同一年的十二月又一個，老五，女的。

鄭裕青 她在哪兒工作？

楊仲安 就在廠里，還是老本行，在本廠的工會里當文教委員。孩子多了，事情辦不好，我說算了吧，還是好好的管管孩子吧，她偏不肯。

丁 緯 三年添了四个,你真了不起!

楊仲安 (苦笑)要是厂里的生产,也象这个一样,节节高,一年增加这么百分之二百,那才好啦。

郑裕青下。

丁 緯 你不是說,厂里的生产很不錯? 完成了任务……

楊仲安 按理說,應該說不錯。机器就是那些老机器,人,就是那批老人馬,可是生产量,一年年在增高,要是别的厂,應該說什么問題也不会有,偏偏这是一个电机厂。

丁 緯 (什么都新鮮)为什么?

楊仲安 在五年計劃的第一年,电气机器的生产是一个重点。

(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本子来,边翻边說)在各种生产品中間,今年比去年要增加的比例,电机这一門頂大。发电机要增加百分之一百十九,电动机——就是馬达,要增加百分之四十一。在十八种主要生产品中間,这两項增加得頂大。

丁 緯 唔,真不简单。

楊仲安 任务重,且不說它,困难的問題,是干部。老丁,市委派你来当厂长,表示对这个厂的重視。我算了算,三年多来,除出接管的班子以外,沒有派过干部,跟我一起来的五个人,調的調了,垮的垮了。

丁 緯 垮了?

楊仲安 可不是,垮了两个,一个你也許还記得,在魯东跟你一起工作过的小姜,“三反”的时候,整垮了。

丁 緯 唔,我好象听人說过。(停了一下)可是,三年来不是添了一大批新的骨干?

楊仲安 (搖搖頭)剛从学校出来的,不頂事。

天色漸暗,丁緯想起什么似的,往后間望了一眼。

丁 緯 青！（沒有反應。回頭來對丁淞）叫媽媽來一下。

楊仲安 唔，還是老規矩，“青”！

丁 緯 還有什麼新規矩，叫鄭裕青同志，象在辦公事；叫淞淞的媽，太封建；叫愛人嘛，年紀大了，叫不出口。

鄭裕青上來，丁緯和她耳語了一下。

丁 緯 老楊，難得在一塊兒，在這兒便飯吧，喝几杯叙叙旧，裕青知道你愛吃什麼。晚上喝兩杯的習慣，沒有改吧。

楊仲安 不，不，今天可不行，我還有點事兒。

鄭裕青 別客气，又沒有……

楊仲安 跟你們還客气，真的，還有一個會，（看了看表）時間差不多了。

丁 緯 禮拜天也開會？

楊仲安 嘿，老丁，這一點，你也得有個精神準備，一搞工廠，就不象教書那樣有什麼禮拜不禮拜了。

丁 緯 老楊，我看你還是老脾氣，什麼事情都是一把抓，自己勞碌，也不讓人休息。不吃飯也可以，時間還早，再坐一會兒。

楊仲安 （看表）不行，時間到了，忙嘛，有什麼辦法。改一天，我請。

丁 緯 （站起來）真的有事，那不勉強，改天，帶小王，跟你的老四老五一塊兒來，好嗎？說，哪一天？

楊仲安 這，可說不定，反正，來日方長，哈哈……再見。

鄭裕青 不再談談，真是……（對丁淞）跟楊伯伯握手，說再見。

丁 淞 再見。

丁緯、鄭裕青送楊仲安出去。

鄭裕青從門外回來。

丁 淞 誰呀？

郑裕青 你还想不起来？

丁 淞 (摇头。)

郑裕青 爸爸老讲起的楊仲安，你爸爸的頂好的朋友，皖南事变那一年，捎了你爸爸突圍的。

丁 淞 是他？

郑裕青 可不是。(下。)

丁 淞 (很快地跑到窗口，俯望)楊伯伯，再見。

丁緯回来，郑裕青从后房出来。

郑裕青 淞淞，你又拿了我的雞子兒？

丁 淞 (伸出两个手指)两个。

郑裕青 拿出来，好好的雞子兒……

丁 淞 已經孵了两天了，在少年宮，电气孵蛋，过几天給你小雞。(走到写字台前面，翻书，开了台灯。)

丁緯有点激动，在室内走了一轉，望着郑裕青。

丁 緯 事情来得太快，也真巧。

郑裕青 巧？

丁 緯 我說的是我跟老楊的关系。念初中，前后同学；参加革命之后，我当报社社长，他当經理；我当指導員，他是我的副手；現在，又在一個厂里……

郑裕青 (含有深意的一笑)可是，你得当心他那火爆的性子，你們倆呀，見了面，好象亲兄弟，一抬槓，誰也不肯饒一句……

丁緯笑。

郑裕青 (溫婉地)几年不見，大家都变了，你得把老习惯改一改，人家已經当了三年厂长，你初去。

丁 緯 (点头)你讲得对。

丁 涪 (忽然大声地)爸。(回过身来。)

郑裕青 什么事呀,吓了我一跳。

丁 涪 求出来了, X 等于二分之一,你来看。

郑裕青下场。

丁緯跑过去,父女二人热心地看着课本。

天色渐暗。

——幕徐徐落

第二幕

距上幕一个多礼拜之后，三月下旬，清晨。

新华电机制造厂的厂长办公室。

总务科的职员朱帆，指挥着两个公务员，为即将到职的新厂长搬写字台。

秘书俞嘉华帮着张罗一切。

舞台正面后方是一排大玻璃窗，从此可以望见窗外烟囱、厂房和水塔。窗前，面对面的摆了两张大写字台，两把迴转椅。左方是出口的門，再左是文件架，保险箱等等；右方前面是一张小写字台，这是厂长室女秘书俞嘉华办公的地方。

俞嘉华，二十三岁，穿着质素的干部服，但是依旧可以看出女学生的本色。

远远的可以听到有人通过扩音机在作报告。

把厂长的写字台和“文房四宝”之类摆好之后——

朱 帆 小俞，你看看还差什么东西，（不等回答，对两个公务员说）可以了。

二公务员下。

俞嘉华看了一下桌上的东西，又检查了一下抽斗的钥匙。

朱 帆 大小倒一样，就是这只（指新添的一只）旧了一点，买新的，也不好。（望着俞嘉华）今天就来？

俞嘉华 听杨厂长这么說。